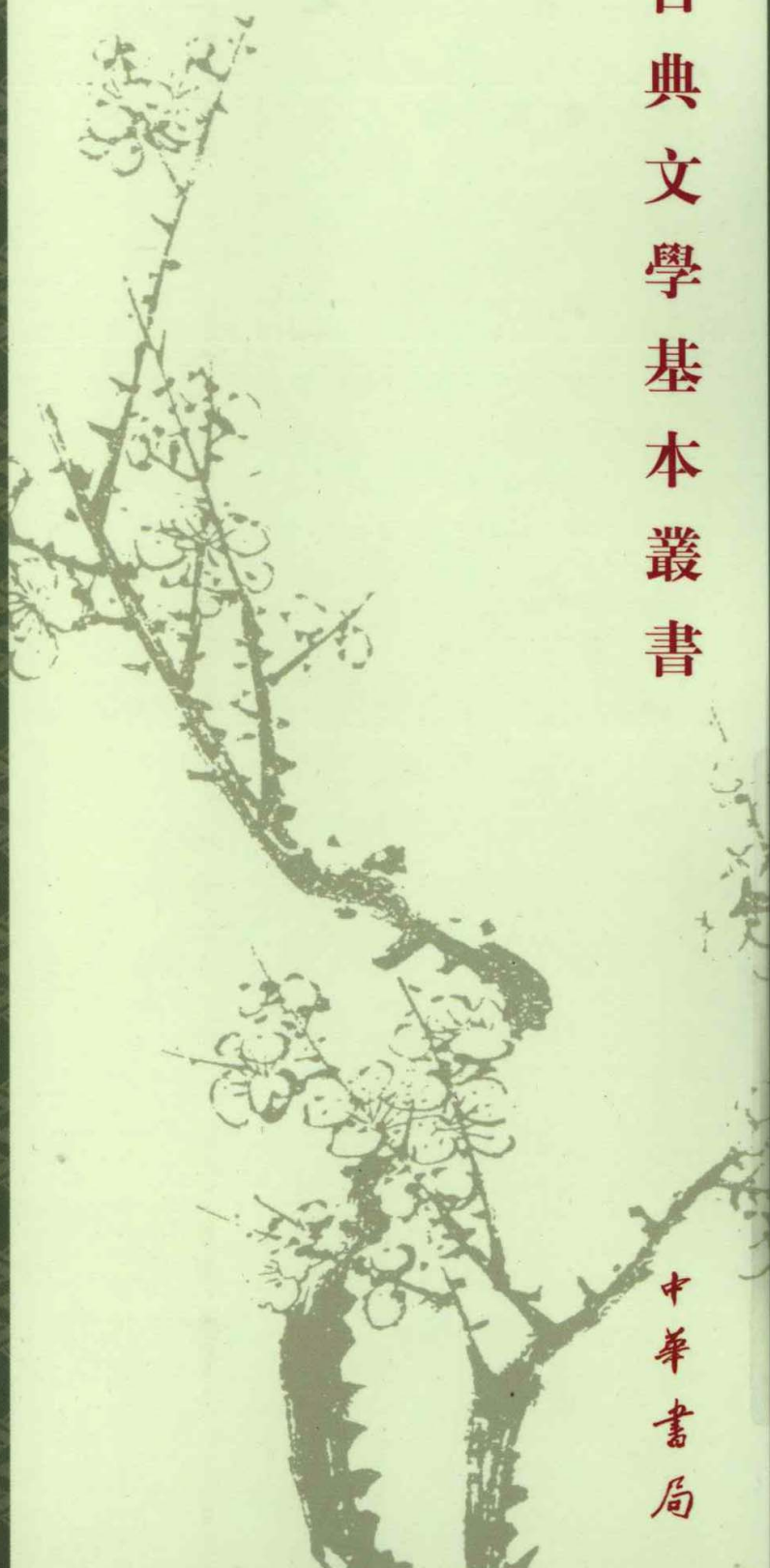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中華書局



顧亭林詩文集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顧亭林詩文集

〔清〕顧炎武 撰
華忱之 點校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顧亭林詩文集/(清)顧炎武撰;華忱之點校. - 北京:
中華書局,1959.8(2008.7重印)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ISBN 978-7-101-06216-8

I. 顧… II. ①顧…②華… III. 文學-作品綜合集
- 中國-清代 IV. I214.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100301 號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顧亭林詩文集

[清]顧炎武 撰

華忱之 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4¹/₄印張·4 插頁·305 千字

1959 年 8 月第 1 版 1983 年 5 月第 2 版

2008 年 7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印數:21101-25100 冊 定價:38.00 元

ISBN 978-7-101-06216-8

出版說明

顧炎武，江蘇崑山人，生於明萬曆四十一年（公元一六一三），卒於清康熙二十一年（公元一六八二）。他出生在一個官僚地主的家庭。十四歲時，與同邑友人歸莊參加當時東南一帶進步的知識分子組織——復社。他十幾歲時，就開始閱讀當時的邸報。二十七歲秋試被黜，他「退而讀書」，輯錄古代史書中有關地理沿革的記載，並參考各地郡縣志書以及章奏文冊之類的材料，結合他那時代社會經濟生活的變化，開始寫作肇域志和天下郡國利病書兩書。這兩部書，前者着重於記述地理形勢和山川要塞，後者詳細地記錄了各地疆域、形勝、水利、兵防、物產、賦稅等資料。他自己說：「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天下郡國利病書序，文集卷六）可見他的學術活動一開始，就與社會政治和愛國思想密切聯繫的。

一六四五年五月，清兵渡長江，顧炎武在蘇州參加了抗清戰爭。戰爭失敗後，他的友人大多犧牲，他自己也幾及於難。他的嗣母王氏是一位有民族節操的女子，崑山城破以後，她絕食自殺，留給兒子的遺訓是「勿爲異國臣子」。顧炎武深切地體驗到民族壓迫的慘痛。這時，他寫下了像秋山、千里等洋溢着愛國熱情的壯烈的詩篇。

他的愛國活動受到當地漢奸地主、土豪劣紳的迫害。爲了避免迫害，同時也爲了更廣泛地結納各

地的抗清志士，觀察中原一帶的地理形勢，以謀求恢復明朝的根據地，進行深入、隱蔽的反清鬥爭，他遂於一六五六年隻身北上，來往於山東、河北、山西、陝西一帶。

顧炎武奔走南北，擴大了他的視野，豐富了他的生活經驗，而他的學術研究也更與現實密切結合。全祖望在亭林先生神道表中曾說：「凡先生之遊，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即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他的昌平山水記、營平二州史事以及日知錄等書，大多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寫成的。

他在北方結識了像王弘撰、傅山、李顥等愛國學者，並數次往謁昌平的明十三陵和南京的明孝陵。他的活動受到清朝統治者的注意。康熙七年（一六六八）二月，他曾因山東姜元衡的告訐入獄，後因李因篤、朱彝尊等人的盡力營救，才得釋放。清朝統治者又逼迫他修明史，他毅然拒絕，曾和朋友表示，如果真的強他出仕，就準備「以身殉之」（與葉訥菴書，文集卷三）。他在詩中不止一次的說到「蒼龍日暮還行雨，老樹春深猶著花。」「遠路不須愁日暮，老年終自望河清。」他的抗清意志，至老未衰。

顧炎武本名絳。清兵破南京，他志存恢復明室，更名炎武，字寧人；又因避仇人陷害，也用蔣山傭的名字。世人也尊稱他爲亭林先生。

顧炎武是我國十七世紀的一位傑出的愛國活動家和具有進步思想的啓蒙學者。十七世紀中國封建社會的內部，已孕育着資本主義的萌芽。那時出現了一些具有唯物主義思想的哲學家。顧炎武雖

然沒有像與他同時的王夫之那樣有較深刻的唯物主義思想，但他的世界觀是緊緊順着唯物主義的方向的，而且在認識論上有很多唯物主義的好解釋。他反對宋明以來讀書人高談「性」「命」之學，着重攻擊了那種脫離實際的「用心於內」的主觀唯心論，這正是當時唯物主義思想家反對中世紀玄學鬥爭的一部分。他說：「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我弗敢知也。」（與友人論學書，文集卷三）他嚴正地指出這種「游談無根」的「理學」使得廣大知識分子遠離實際生活，漠視民間疾苦，漠視國家和人民遭受的嚴重災難，這正是唯物主義戰鬥精神的光輝表現。

顧炎武的方法論也是他思想中的精粹部分。他的方法論的主要特點，即是注重實際調查和確切的憑據，主張辨別源流和審核名實，做學問貴於有獨創之見，反對因襲和依傍，重存疑，不盲從，反對死鑽書本，而注意於「致用」和「當世之務」。如他輯營平二州史事，說宋朝所以屢敗於金，就是因為不講究邊防形勢（見營平二州史書序，文集卷二）。而他所提出的「夫史書之作，鑒往所以訓今」（答徐甥公肅書，文集卷六）這一點，現在對我們還是有所啓發的。

顧炎武非常稱道那充斥着民主主義思想的明夷待訪錄。黃宗羲在這部書中多方面地批評了封建制度，着重攻擊了君主專制制度的弊害，把封建君主說成「天下之大害者」。顧炎武在郡縣論中也說：「古之聖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國；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內爲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他的民主思想又表現在他對於當時一些經濟政策的抨擊上。他的錢糧論作於清初。清初陝西關中一帶的田賦，是向農民徵收銀錢的。顧炎武並非不主張用銀，但他認爲應當照顧各

地的具體情況。關中交通不便，本來就缺乏銀錢，銀少錢貴，農民必須以低賤的價格把糧食賣掉，換取銀子，再向官府繳納。這就勢必造成穀賤銀貴的現象，農民受到官商的雙重剝削。錢糧論中說：「今來關中，自鄠以西至於岐下，則歲甚登，穀甚多，而民且相率賣其妻子。至徵糧之日，則村民畢出，謂之人市。」他在這篇文章中，從歷朝經濟政策得失的考證，論列了明清兩代田賦制度的不合理狀況。

他反對科舉制度，他認為八股取士並不能選拔出真正有用的行政人才，相反的，當時卻產生了一大批生員。據顧炎武統計，那時全國生員的數目，不下五十萬人。他們屬於寄生的階層，平日勾結官府，武斷鄉曲，給人民帶來很大危害。他認為應當廢除生員制。這當然是不可能實現的空想，因為封建官僚的大部分，正是通過科舉考試而從生員中選拔出來的。但是儘管如此，他對於八股科舉所造成的種種弊害的攻擊，卻是進步的。

當時的一些啓蒙學者，他們雖然憧憬未來，對歷史的遠景懷着信念和幻想，但由於明清之際資本主義萌芽尚很幼弱，封建勢力仍很強大，在這些學者的理論中還不能擺脫舊時的傳統思想的束縛。如顧炎武反對八股，重視「流品」，主張恢復古代的所謂「清議」，以辟召代替生員制，殊不知這實際上還是對鄉紳有利。作爲啓蒙者的顧炎武，當然也和其他啓蒙者一樣，他雖然同情農民，卻並不同情農民起義。這也是當時一般啓蒙思想家的歷史局限和階級局限。

明清之際的唯物主義思想家是帶着批判的精神出現在歷史舞台的。他們用理論探討的方式，批判地總結了前代的政治、學術思想，攻擊了爲封建專制主義服務的正宗思想和占統治地位的唯心主

義。顧炎武有關歷史、地理、經濟、政治等的著作，即是依據實際的考證來倡導「當世之務」。清代乾嘉以後的學者，他們逃避政治，遠離社會現實，看不到顧炎武治學的最終目的是爲了「經世致用」，而僅僅發展他考據的一面，推他爲清代漢學的「開山祖師」，卻不是他學問成就的主要之點。

顧炎武的詩歌表現了他的愛國思想和堅持民族氣節的崇高品格。他的京口卽事、秋山、精衛等詩，熱烈歌頌了廣大人民反抗清朝統治的英勇鬥爭，充滿着樂觀的英雄氣概。在明末清初的詩壇上，他與陳子龍、夏完淳、屈大均等，都是著名的愛國作家。

在文學批評方面，他極力主張文學要有內容，他推崇白居易與元九書中所說「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以爲是「知立言之旨者」（日知錄卷二十一「作詩之旨」條）。他認爲文學是發展的，後人不應一味摹倣古人。他批評一位朋友的詩說：「君詩之病在於有杜，君文之病在於有韓、歐。有此蹊徑於胸中，便終身不脫依傍二字，斷不能登峰造極。」（與人書十七，文集卷四）這些文學主張，都是有進步意義的。

顧炎武的詩文集，都是他死後由吳江潘耒編刻的。在清朝統治者的嚴厲壓迫下，潘氏編刻他的作品，顧忌很多，自不得不有所竄改和刪削。此書文集部分我們請華忱之先生作了整理，除就刻本標點校勘外，又增進了蔣山傭殘稿及佚文輯補。詩集部分，是編輯部同人整理的，添加了根據傳鈔原稿本及從別處輯得的一些佚詩，也請華忱之先生審訂了一遍。這可說是現存亭林詩文集中較爲完備的一種，特印行以供讀者。

中華書局編輯部

編例

(一) 亭林文集係用四部叢刊影印潘耒刻本爲底本，遇有字句脫誤之處，以潘刻初印本及蔣山傭殘稿參校補正。原避清諱的「胤」「弘」「曆」等字，據初印本回改，不出校。

(二) 亭林餘集係用刪光典重刻本爲底本，而以傳增湘手校鈔本略校異同。

(三) 編印在蔣山傭殘稿各文，凡遇有一文兩見於亭林文集及原本殘稿中的，按照下列情況分別處理：

一、文字完全相同的，殘稿不錄原文，祇列目錄；二、文字略有異同的，取殘稿與文集互校，並加校語於文集當篇之末（遇有字句異同之處，無關大旨者，一概不再另加校語），仍於殘稿中列目；三、文字異同甚大的，以殘稿全文移排在文集之後，兩篇前後並列，以供讀者參閱，並仍於殘稿中列目。原附熹廟諒陰記事改附全書之後。

(四) 凡亭林文集、餘集及殘稿所未收入之文，就所見及的，輯爲亭林佚文輯補，附列書後。輯補中部分書札，又據上海圖書館藏亭林書牘手蹟互勘，作了文字上的校訂。

(五) 亭林詩集用康熙原刻初印本爲底本，並用傳錄潘耒手鈔原本詩稿相校，把刊刻時竄改的作成校記附在詩後，刪去的依原次序補入。此外，我們又參考了朱記榮刻亭林軼詩、蘭陵荀羨的亭林詩集校文（見古學彙刻第九編），以及孫毓修依據鈔本蔣山傭詩集所作校補（見四部叢刊本末後）添補了幾條校記和一首佚詩，並把徐嘉願詩箋注的集外詩補等錄附最後。

總目

出版說明	一
編例	六
亭林文集	一
亭林餘集	一四三
蔣山傭殘稿	一七三
亭林佚文輯補	二二九
亭林詩集	二四七
熹廟諒陰記事	四三一

亭 林 文 集

亭林文集目錄

卷之一

北嶽辨·····	(七)	革除辨·····	(九)
原姓·····	(二)	郡縣論九篇·····	(三)
錢糧論二篇·····	(一七)	生員論三篇·····	(三一)
卷之二			
音學五書序·····	(三五)	音學五書後序·····	(三六)
初刻日知錄自序·····	(三七)	左傳杜解補正序·····	(三七)
營平二州史事序·····	(三八)	金石文字記序·····	(三八)
鈔書自序·····	(二九)	西安府儒學碑目序·····	(三一)
儀禮鄭注句讀序·····	(三三)	廣宋遺民錄序·····	(三三)
朱子斗詩序·····	(三四)	程正夫詩序·····	(三五)
萊州任氏族譜序·····	(三六)	呂氏千字文序·····	(三七)
勞山圖志序·····	(三八)		

卷之三

與友人論學書·····	(四〇)	與友人論易書二首·····	(四一)
與友人論父在爲母齊衰期書·····	(四四)	與友人論服制書·····	(四五)
與友人論門人書·····	(四六)	與友人辭祝書·····	(四八)
病起與薊門當事書·····	(四八)	與李湘北書·····	(五〇)
答湯荆峴書·····	(五一)	與葉初菴書·····	(五三)
與史館諸君書·····	(五三)	與公肅甥書·····	(五四)
又·····	(五五)	答原一公肅兩甥書·····	(五六)
與彥和甥書·····	(五八)	與施愚山書·····	(五八)
答汪荅文書·····	(六〇)	答俞右吉書·····	(六一)
與戴楓仲書·····	(六二)	與李星來書·····	(六三)
答李紫瀾書·····	(六四)	答曾庭聞書·····	(六六)
復陳藹公書·····	(六七)		
卷之四			
答李子德書·····	(六九)	又·····	(七四)
又·····	(七五)	與潘次耕書·····	(七六)

答次耕書·····	(七七)	與次耕書·····	(七八)
又·····	(七九)	與李中孚書·····	(八〇)
又·····	(八三)	答王山史書·····	(八三)
與王山史書·····	(八四)	與王仲復書·····	(八五)
復張又南書·····	(八六)	與三姪書·····	(八六)
與李霖瞻書·····	(八八)	與王虹友書·····	(八九)
與周籀書書·····	(八九)	與人書二十五首·····	(九〇)

卷之五

聖慈天慶宮記·····	(一〇〇)	裴村記·····	(一〇〇)
齊四王冢記·····	(一〇三)	五臺山記·····	(一〇三)
拽梯郎君祠記·····	(一〇四)	復菴記·····	(一〇五)
貞烈堂記·····	(一〇六)	楊氏祠堂記·····	(一〇七)
華陰王氏宗祠記·····	(一〇八)	書孔廟兩廡位次考後·····	(一〇)
書廣韻後·····	(一一〇)	讀宋史陳遘·····	(一一一)
汝州知州錢君行狀·····	(一一二)	吳同初行狀·····	(一一三)
書吳潘二子事·····	(一二四)	歙王君墓誌銘·····	(一二六)

山陽王君墓誌銘·····	(二七)	富平李君墓誌銘·····	(二八)
謁橫宮文四首·····	(二〇)	華陰縣朱子祠堂上梁文·····	(二一)
卷之六補遺			
軍制論以下四論乙酉歲作·····	(二三)	形勢論·····	(二三)
田功論·····	(二五)	錢法論·····	(二六)
子胥鞭平王之尸辨·····	(二八)	顧與治詩序·····	(二九)
方月斯詩草序·····	(三〇)	天下郡國利病書序·····	(三一)
肇域志序·····	(三一)	下學指南序·····	(三一)
吳才老韻補正序·····	(三二)	書故總督兵部尚書孫公清屯疏後·····	(三三)
廣師·····	(三三)	與盧某書·····	(三四)
答友人論學書·····	(三五)	與友人辭往教書·····	(三六)
規友人納妾書·····	(三六)	答徐甥公肅書·····	(三八)
與楊雪臣·····	(三九)	與戴耘野·····	(四〇)
與潘次耕·····	(四〇)	答毛錦衡·····	(四一)
與毛錦衡·····	(四一)		

亭林文集卷之一

北嶽辨

古之帝王，其立五嶽之祭，不必皆於山之巔，其祭四瀆，不必皆於其水之源也。東嶽泰山於博，中嶽秦室於嵩高，南嶽灊山於灊，西嶽華山於華陰，北嶽恆山於上曲陽，皆於其山下之邑。然四嶽不疑而北嶽疑之者，恆山之綿亙幾三百里，而曲陽之邑於平地，其去山趾又一百四十里，此馬文升所以有改祀之請也。河之人中國也，自積石而祠之臨晉，江出於岷山而祠之江都，濟出於王屋而祠之臨邑，先王制禮，因地之宜而弗變也。考之虞書：「十有一月朔，巡狩至於北嶽。」周禮：「并州其山鎮曰恆。」爾雅：「恆山爲北嶽。」注並指爲上曲陽。三代以上雖無其迹，而史記云：「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邦。漢書云：「常山之祠於上曲陽。」應劭風俗通云：「廟在中山上曲陽縣。」後漢書：「章帝元和三年春二月戊辰，幸中山。遣使者祠北嶽於上曲陽。」郡國志：「中山國上曲陽，故屬常山。恆山在西北。」則其來舊矣。水經注乃謂此爲恆山下廟，漢末喪亂，山道不通，而祭之於此。則不知班氏已先言之，乃孝宣之詔太常，非漢末也。魏書：「明元帝泰常四年秋八月辛未，東巡，遣使祭恆嶽。太武帝太延元年冬十一月丙子，幸鄴。十二月癸卯，遣使者以太牢祀北嶽太